

<<第5位莎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第5位莎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7059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7058

出版时间：：2010年09月13日

出版时间：皇冠

作者：Daniel Keyes

页数：352

译者：吴俊宏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第5位莎莉&gt;&gt;

## 前言

為什麼是第5位莎莉？

不是因為有五個叫做莎莉的人，而是這五個人都是莎莉的化身，同一個莎莉的體內還同時住著四個女人：杜芮、諾拉、貝蕾、金妮。

這四個人都會在不同的時空裡跳出來「扮演」莎莉，真實的莎莉反而退位成第「5」位，其他的女生都搶著「消滅她」。

精采的敘述從一場海邊強暴開始，敘述者「我」叫杜芮，小說步步進入人格分裂自我者的生命迷宮，叫杜芮的我看著叫「諾拉」的她如何遭受強暴的可能，然後又襲擊強暴者，接著她在醫院醒過來，這時的她才頓然成為「莎莉」。

如果不太明瞭這本小說的敘述位置，很容易讀起來錯亂而迷惘。

但只要抓住一個敘述的線頭即可：也就是隨著不同的時空與情境，莎莉體內的四個女人會跳躍而出，扮演莎莉的「真我」。

其實這本小說是一場「真我」與「假我」的戰爭，正經八百而又毫無特色的莎莉其實內心有多重的「我」，反而一般人見到的莎莉才是假我，真我的渴望必須由其他四個女人來扮演。

小說在莎莉去餐廳面試時最為有趣，她一開始以莎莉現身時，餐廳合夥人陶德沒有多看她一眼，住在莎莉體內的「我」知道莎莉會搞砸這一切，於是「我」搶著出來。

「感謝上帝，也該是換我出來的時候了。」

「我一現身，陶德眼睛一亮，十分迷惑眼前這個女人是剛才所見的女人。」

「我」變得性感，晚上再度見餐廳另一個老闆艾略特時依然成功地擄獲男人的心，有趣的是小說寫到洗碗擺餐具那些無聊工作還是讓「莎莉」來做時，性感的「我」馬上又變回了無聊的「莎莉」，莎莉困惑於眼前的男人，於是她尖叫……讀者一定可以馬上感受到其實每個人的體內多少都住著「陌生的自我」，一個是進出光明的我，一個是想要走入黑暗的我，一個想要情欲，一個可能想要禁欲，一個想要行善，一個可能想要使惡，一個想要結婚，一個想要單身……分裂的自我永遠拉扯在生命的兩端。

差別只是我們所謂的正常人擁有「自動切換的開關」，何時該開，何時該關，不會搞錯，甚至我們一般人潛藏的多重人格與角色扮演慾望多僅停留在「想像／作夢」層面，有人終其一生在道德與輿論壓力下都不曾讓「真我」跳出來，而有人則將「虛構」與「真實」融為一體，難分難辨。

讀這本小說時，我想起小時候有個父親的朋友常來家裡玩，那時這個叔叔英俊而瀟灑，等到我大了，有天他來按門鈴，我完全不知眼前這個穿著裙子的「女人」是誰？

等到他開了口，又顯現某些我腦中習慣的動作時，我才啞然發現眼前這個女人就是當年那個叔叔，一直想要成為女人的男人，終於讓真我的慾望跳出來。

不過《第5位莎莉》則比「男變女」、「女變男」要複雜的多，小說處理得更龐大，小說處理「時間」、「多重」、「真假」，心理醫師艾許在這本小說裡其實是主角，他扮演整個社會清楚的認知機制，小說最常用「我」這個敘述觀點的角色是住在莎莉體內的杜芮，她愛的人是「艾許醫生」，而諾拉或者貝蕾愛的人是陶德和艾略特。

問題是，莎莉體內的人會不會「自我扮演錯亂」呢？

你可以想像這本小說多麼有趣之處了，當男人靠近莎莉時，他們喜歡的卻不是莎莉，而是她的其他化身諾拉、貝蕾等，且更常發生讓莎莉沮喪的是，男人可能常搞錯他們約會的究竟是「哪一個她」？

更嚴重的還有，莎莉體內的「我」，一個想死，另外一個卻想活，當一個人的身體同時交戰著生死，不發瘋實在得生命夠剽悍。

「我所面對的不是生或死，我面對的是做一個不是我自己的人或死。」

也就是在「做一個不是我自己的人」與「死亡」的兩個抉擇面前，「我還寧願選擇死亡。」

這讓我想到了電影「時時刻刻」裡拋夫棄子的女人老年面對他人的質疑時，她想到年輕時面對的那個世界是她不認識的世界時，她該如何自處？

在這由庸俗統領的世界裡存活，在這庸俗欲死的世界裡求生，讓許多人在年輕熱騰騰面對世界與真我時刻都有過這種沮喪的心情。

## &lt;&lt;第5位莎莉&gt;&gt;

莎莉認為自己會墮落成一個庸庸碌碌的人，心靈會困在一盆泥巴裡頭。

艾許醫生在小說裡扮演的「大師」與「治療師」角色對她形容每個人其實比較像是一碗「心靈馬賽魚湯」，雖然每個人都是裡頭的佐料，卻又不失各自的特色。

「艾許醫生就像多數人會說的話：「放下不就好了。」

」「別想那麼多了。」

」「都是慾望驅使啊。」

」……其實這都是失效之詞，當這些字詞如螢光記號從嘴巴或文字跳躍而出時，意味著人已經不再探索，至少認輸了，因為這樣可以讓自己快速「服用語言的精神特效藥」，也是讓自己進入庸俗化世界的語言捷徑，「不用再探索自我，也毋須檢視自己存在的歷史，毋須清醒自己行過的年表了。」

這本小說最有力量之處即是書寫「莎莉」為自己生命的精神奮戰，很苦的穿越多重慾望的自我，最後將所有遺散的碎片拾回，重拾了可能分崩離析的自我完整。

所以「莎莉」也可以說是許多人的鏡子，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像莎莉，因為人本身大多是懦弱的，我們大多「被收編成」一個只敢在安全領域庸庸碌碌過活的人，寧可心靈塵埃日積月累也不願引一波波洪水來洗滌一番，畢竟面對「我」是殘酷的。

然而被現實照射而碎裂的這片真我之鏡下，人如何單一存在？

人如何分裂而完整？

人如何度過漫漫時間長河卻保持清醒？

我們如何統合我們內在的小女孩與大女人？

如何讓被恐懼與憤怒製造出來的「我」退位？

「只有重新接受才行。」

」小說提出一個簡單易懂卻難行的話，人人懂「重新接受」四字，然如何才算真正的接受？

心裡是否能夠對往事毫無任何的雜音？

沒有真正的解答，只有真正的面對。

一個人過著五種人生，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就等於愛上五個人，難以捉摸的女人具有交往的刺激感……這讓這本小說的「愛情」具有十足的犯罪欲與社會性介面，將我們庸俗的人生視野拉到如此繽紛的萬花筒世界，且都由同一個人來演出。

這太有趣，但也太危險了。

莎莉最終被艾許醫生泰半療癒了，至少她「已經強大得能夠面對自己了」。

莎莉體內的女人可以說是所有女人的再現，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可能是單一人格的，沒有顯現不代表沒有，如前面所言我們所謂的社會正常人只不過是比較清楚地知道何時該「開」，何時該「關」而已，但問題我們也沒有比較快樂。

有時黑暗會把人帶到深淵，但彈出深淵者力道之強大也讓人肅然起敬。

莎莉的人生是一則精神疾病者的奮鬥史，但更寧願把莎莉視為我的好友，莎莉也是我的分身，莎莉照妖鏡了「我」，讓「我」目睹體內自我繁殖的各種「她」：想遠走高飛的浪女、紅塵慾望熟女、退隱山林女尼、瘋狂女藝者、永遠不想長大的小女孩……她們互為關係，她們都是某個我的碎片，也是我刻意遺忘或者壓抑的「部分本我」，完整的人意味著接受每個時間下的碎片自我。

小說具有療效功能，此為其一。

當然，我更願說《第5位莎莉》不僅是心理疾病探索的書寫類型，其文本本身即是一本好看的「心理小說」，甚至初寫作者還不妨將這本書視為「如何將敘述人稱轉換自如」的小說文本，當然也要讀讀精彩的丹尼爾·凱斯如何將多元分裂人格統合在一本小說裡，在迷人的敘述下，看著莎莉如何對付其他四個從體內變換而出的女人，如何在清醒時刻見到不同樣貌的陌生自我，然後在不同時空下愛上不同的男人類型，多重人物如何既交融又獨立……迷人的小說永遠給閱讀者難題，因為閱讀者同時也在理解自我的多重或複雜性，因之我們不過度簡化自己的人生，也不將那種庸俗社會下所產生的「勵志性格言」強行放在自己的腦海，而是將自己的人生歷程如莎莉一般地進入各種實踐之旅：發生 - 思考 - 面對 - 探索 - 接受 - 重生 - 上路……保持清醒。

## <<第5位莎莉>>

### 內容概要

推薦人 鍾文音 專文推薦 無解的騷動，錯亂的意識，陌生的靈魂，究竟是你／不是你？

《24個比利》作者刻劃多重人格的精采姊妹作！

30週年紀念版全新完整譯本 當那些不忍觸及的童年之傷，都化作一個個完整獨立的「女孩」，保護我、安慰我、折磨我、取代我……我應該擁抱她們？還是背棄她們？

莎莉依稀記得這樣的畫面：小時候，她帶著四個寶貝娃娃躲到衣櫥裡，度過難以忘懷的秘密時光，她們不僅是小莎莉最親密的玩伴，更帶她逃離童年歲月不堪回首的夢魘。

長大後的莎莉再平凡不過，但她卻隱隱覺得有人一直在偷她生命中的時間，一小時又一小時、一天接著一天…… 她失去時間、失去記憶，因為她只擁有1/5個自己。

她不知道在她一個身體裡其實住著五個靈魂，有時她是諾拉，愛好藝術與閱讀，急欲尋求生命的真理；有時她是貝蕾，性感撩人，喜歡跳舞、音樂；有時她是憤世嫉俗的金妮，殘酷冷血，殺人不眨眼；有時她是杜芮，情感豐沛，對生命充滿源源不絕的熱情。

女孩們輪流登場，上演自殘、偷竊、誘惑等一齣齣荒腔走板的戲碼，直到支離破碎的生活全面失控，莎莉終於鼓起勇氣尋求艾許醫師的協助。

然而他沒有想到，莎莉體內的四個女孩都想成為獨一無二的「莎莉」。

此時此刻，唯有將零落的時間碎片逐步歸位，回溯她們現形的那一刻，讓塵封已久的往事重見天日，才能讓完整的莎莉重獲新生！

每個人都有不想面對的回憶，我們可以選擇遺忘或面對、抗拒或妥協。

然而，當這些傷痛化作一個個與你大相逕庭的「人格」，又會變成什麼狀況？

丹尼爾·凱斯這部刻劃多重人格的精采傑作，宛如鑽石稜面折射出既神祕又危險的光芒，讓我們在目眩神迷之餘，也不禁重新審視自己：哪一個我，究竟來自哪一段幽微的記憶？

## &lt;&lt;第5位莎莉&gt;&gt;

## 作者簡介

丹尼爾·凱斯（Daniel Keyes）一九二七年生於紐約，擁有布魯克林大學心理學學位。一九五〇年代早期進入科幻小說雜誌《Marvel Science Fiction》工作，隨後轉換跑道，成為時裝攝影師與中學教師。

凱斯在教學之際，利用課餘時間在布魯克林大學進行英美文學研究，再獲得文學學位。

一九五九年，凱斯在《奇幻與科幻》雜誌首度發表作品即一鳴驚人，短篇處女作《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》並為他贏得「雨果獎」的肯定，而在擴展成長篇後又再榮獲「星雲獎」，一舉囊括了科幻小說界最重要的兩項大獎！

這部探討心智障礙主角查理與白老鼠阿爾吉儂在醫療介入後，身體與心理所產生的變化的作品，更屢屢受到影劇圈的青睞，一九六八年先被改編拍成電影「落花流水春去也」（Charley），讓男主角雷夫·尼爾遜拿下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殊榮；而NHK也在二〇〇三年改編成電視劇「獻花給倉鼠」，法國、波蘭與英國則先後改編成舞台劇。

在《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》大獲成功之後，凱斯又陸續推出了《撫觸》、《第5位莎莉》、《24個比利》、《比利戰爭》及回憶錄《阿爾吉儂、查理與我》等作品，其中《第5位莎莉》與《24個比利》均以探討多重人格障礙為主題，也使得凱斯成為讀者心目中最擅長以醫療背景描寫人類心理的作家！

《24個比利》呈現了美國第一個犯下重案、卻被無罪釋放的精神病患比利體內所共存的二十四種人格，扎實的研究與出色的情節安排，讓凱斯贏得德國「科德·拉斯維茲獎」的最佳外國小說，並榮獲美國偵探作家協會「愛倫坡獎」提名，美國華納電影公司也改編拍成電影「擁擠的房間」（The Crowded Room）。

凱斯的作品已賣出三十種以上語文版權，全球銷量超過六百萬本。

一九八八年，布魯克林大學頒發榮譽校友獎章給凱斯；二〇〇〇年，美國科幻協會則頒發「榮退作家獎」，以表揚他在科幻小說上的卓越成就。

吳俊宏 台大外文系畢業，曾任報社編譯，現為全職譯者。

除了對中外文學及語言有莫名的喜愛之外，還熱中攀岩及冰雪攀等技術登山活動。

譯有《吸血鬼王子》、《暗夜盟友》、《黎明殺手》、《靈魂之湖》、《暗黑之王》等。

## &lt;&lt;第5位莎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 好吧，我叫杜芮，之所以被拱出來記下事情的來龍去脈，是因為除了我之外，沒人知道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總得有人把它記錄下來，其他人才能瞭解。

我得先澄清一件事，說要在下著雨的四月夜裡離開公寓的可不是我。

一切都是因為諾拉滿腦子都是那些她常讀的希臘悲劇，讓她沮喪得很。

她想起兒時的夏日海濱，決定要再看一次海。

她從曼哈頓搭地鐵到康尼島，然後開始步行。

所有遊樂設施都被封了起來，馬路上，除了門口有幾個醉倒的酒鬼，可憐兮兮裹著報紙發抖外，海神大道和美人魚大道之間的街道一片荒涼。

這樣的景象讓她覺得更難過，彷彿時間也結凍了，只等夏日的人潮來臨。

四月夜裡陰雨霏霏的康尼島恐怕是世上最荒涼的地方了，她想。

納桑斯熱狗店是唯一的例外。

她還記得納桑斯熱狗店全年無休，猶如一方光與熱的綠洲，此刻她正朝它飄去。

店門前的人行道上，幾個人一面喝著保麗龍杯裡的咖啡，一面享用薯條和那「世上最有名的熱狗」。

要不是我正在節食，我一定會去挑一根最多汁的，塞滿芥末和酸菜好好享受享受。

下著毛毛細雨的晚上，再沒有什麼比得上熱狗和薯條的香味了。

但諾拉就是想去看海。

她停下腳步，看看時鐘，對了一下手錶，把時間牢牢記在腦海中，十點四十五分。

我看見三個穿著補釘牛仔褲和鉚釘丹寧外套的年輕小伙子。

他們把酒裝在棕色紙袋裡傳著喝，諾拉走過納桑斯熱狗店和冷凍牛奶蛋糕攤之間的暗巷時，他們三人不停上下打量著她。

諾拉朝海邊走，腦中浮現二十年前的夏天，她在人潮洶湧的沙灘蓋完沙堡後，轉身溜進水裡洗淨身上殘沙的那一幕。

她走在漆黑的木棧道底下，嗅到海沙潮濕的氣味。

她一腳踢開鞋，讓赤裸的雙腳感覺趾間的沙。

長久以來，在大海懷抱中結束生命的念頭一直在她腦中徘徊不去。

她一步步走向墨黑的海水，想起詩人荷馬筆下醇酒般深濃的海，她脫下塑膠雨帽扔在沙地上。

海灘上滿是垃圾和屎尿，還有被沖上岸的保險套，彷彿來自久遠以前的信息。

但她自己也想不透，當她這樣一個生命旅程中的處女，正打算讓自己的命運胎死腹中時，為何竟會想起保險套？

或許她也該留下隻字片語，說她再也忍受不了這支離破碎的生活，而比起割腕，溺水要好得多了。

一想到這她就頭痛。

空無一人的海岸上，她朝著轟鳴不已的海浪繼續前進，隨手褪下身上的短衫和裙子，讓雨就打在皮膚上，感覺真好。

越靠近海，腳下堅硬的沙就越潮濕，走著走著，浪花打上她的雙腳，海水退去，浪也把腳下的泥帶走，只留下幾許細流。

她凝視著發光的手錶，牢牢記住此刻的時間。

十一點二十三分。

夜裡，海水比空氣來得溫暖，諾拉全身發冷，漸漸失去知覺，唯有一雙腳活了過來。

她想，蘇格拉底喝下毒芹汁後，兩條腿從上而下漸漸變成石頭，感覺一定和她相反。

現在真不是頭痛的時候。

她奮力抵抗頸部的疼痛，一個聲音從腦海深處傳來，不斷重複著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她頭痛欲裂。

有個人正試圖阻止她。

溫暖的海水漫過膝蓋與股間擁抱著她，她佇立原地，任由海水輕撫。

再過不久，她就將投入眾神的懷抱中。

她和雅典娜一樣，都是活生生從宙斯的腦袋裡蹦出來的。

<<第5位莎莉>>

在海水的擁抱中，她顫抖著往更深處走，卻突然發現，當你思考死亡時，你的肚臍就成了全宇宙的中心。

在海水中呼吸是什麼感覺？

如果她是條美人魚的話，不但不怕溺水，還可以深深潛入湛藍的海洋世界裡。

尾巴輕擺，就可以和尼莫船長一起遨遊海神的國度……哦，天啊，她從來沒把《白鯨記》讀完過。

或許，從來沒讀完一本書是種罪，使她必須在靈薄獄裡永無止境地漂浮。

又或許，不停翻動的書頁會無視於她逆流而上，不斷將她沖往未完故事的馬尾藻海。

海水如同一位惡魔戀人，輕吻著她的胸部，舒服極了，她繼續朝浪走去，肩膀也沉入水中。

她一步步慢慢前進，覺得越來越暖和，睡意也越來越濃。

她身後傳來幾聲大吼：「嘿！

她在那裡，在水裡！

快抓住她！

」轉頭回望，她看見三道漆黑的身影越過海灘，朝她而來。

「不要管我！

」她嚷著。

她身後濺起激烈的水花。

她試著潛入水裡吸入海水，身體卻怎麼也沉不下去。

她覺得有點頭暈，海水從鼻子和嘴巴流了出來。

有人扯住她的頭髮，又一把抓住她的雙臂，當他們將她拉出水面時，她早已氣喘不止，淚流滿面。

哦，天啊，讓我死了吧……她整個人癱軟在沙灘上，以為他們會替她做人工呼吸。

但他們卻把她拖到木棧道底下，其中一個還把褲子脫了下來。

抓住她右手臂的人嚷著：「嘿，我先！

」「放屁！

」脫了褲子那人說：「是我先看到她的，你第二，他第三。

」「第三？

放你的狗屁，老兄！

」這時她才知道，他們不是為了救她才把她從海裡拖上來。

「求求你們！

」她喘著氣說：「放我走吧！

」排第三那個人笑了笑。

「反正妳本來都要餵魚了，先讓我們享點樂子再把妳扔回去，好不好？

別擔心，妳不過是晚點死而已。

」「沒錯，」排第二的人說：「我們只是先借用一下而已。

」惱人的頭痛還沒消失，不停折磨著她，絲毫不肯罷休，但她可沒屈服。

這種情形她可以自己搞定，她可有不少成功脫困的經驗，以她的口才，要擺平他們不是問題。

排第二和第三的兩人把她的手腳拉開成大字形，讓排第一的爬到她身上。

「老兄，你不會想在沙地上幹那檔事吧，」她說：「還是到我家去？

喝點紅酒，我有些陳年的巧達起司，再配點音樂」他張開滿是濃濃威士忌酒味的嘴親了過來，打斷她的話。

她奮力扭動身體，不讓他得逞。

「好像在跟鱷魚摔角一樣。

」排第三的說。

「我們應該等她溺死才對。

」排第二的說。

「救命啊！

」她大喊。

「強暴！

<<第5位莎莉>>

……來人啊！

救救我！

」此時，諾拉分裂了。

金妮發現自己全身濕透，赤裸裸地躺在沙灘上，兩雙手壓得她動彈不得，還有個傢伙脫了褲子正準備強暴她，馬上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是哪個該死的傢伙把我搞成這樣？

」她大吼著。

「再安靜個一分鐘，」壓在她身上那人笑著說：「妳一定會很爽的。

」「混帳！

給我滾下來！

」金妮左扭右拐，奮力想要掙脫。

她使盡全力把頭轉過一邊，一口咬住排第三那人的手，鉗子般緊咬不放。

他慘叫一聲，把手鬆開，金妮的右手順勢往下，一把抓住排第一那人的睪丸，使盡全力一捏。

霎時間，他彷彿變成一匹野馬，只見背部高高拱起，隨即癱倒在她身旁。

排第二的在驚慌中也鬆了手，像隻仰翻的螃蟹，沒命地往背後爬，準備溜之大吉。

金妮見狀，趕緊抓起一把海沙撒向他的眼睛，連忙追上去。

金妮一陣拳打腳踢，還在他肩上狠狠咬了一口，她口中嚐到了血腥味。

他奮力掙脫金妮，連忙跑開。

排第三的見狀也跑了。

只剩排第一的留在現場，還沒恢復意識。

她狠狠在他臉上揍了幾拳，打斷他的鼻梁，但她覺得還不夠，開始在海灘上四處尋找漂流木或舊木板之類的東西，打算把他給閹了。

她要他死在當場，變成沙灘上的一具腐屍，讓海鷗啄食。

頭上傳來汽車的聲音。

金妮抬起頭，從木棧道的縫隙中，看見閃爍的紅藍光線。

她最討厭面對警察了。

她一點都不希望被帶到警察局，讓警察問她：是不是妳引誘他們的？

妳是故意讓他們找上妳嗎？

妳一個人光溜溜的在海灘上做什麼？

妳跟他們要錢嗎？

妳是否有和陌生男人發生性關係的經驗？

雖然她本來想在外面晃晃，偷部車去兜風，或是去看賽車，但她覺得現在還是趕快離開比較好。

每次都是這樣。

某人起頭做了什麼事，後來發現解決不了，騎虎難下，就丟給金妮來收拾。

木棧道上的腳步聲逐漸逼近，手電筒照得她好刺眼，她心想，好吧，讓其他人來收拾殘局吧。

莎莉在康尼島總醫院醒來時，完全不記得前一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。

她看見一位有媽媽味道的胖護士微笑著站在她的病床前。

幾年下來，莎莉早就學乖了，昏厥之後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，這樣才能搞清楚到底過了多少時間，又發生了哪些事。

她不希望其他人覺得她是怪胎。

她飛快瞄了一眼牆上的鐘，九點五十三分。

護士凝視著她，好像就等著她開口問：我在哪裡？

發生了什麼事？

不過莎莉沒那麼笨。

她看見黑底白字的塑膠名牌上寫著：薇娜麗。

「妳知道妳在哪裡嗎？

」薇娜麗那張胖臉上的笑容彷彿是用糰糊黏上去的，她針頭般的尖細嗓音，聽得莎莉渾身不自在。

<<第5位莎莉>>

莎莉皺皺眉頭。

「我為什麼會不知道自己人在哪裡？」

「妳差點被人強暴，還幾乎把那些傢伙給分屍了，妳一定很煩吧？」

「沒錯，」莎莉平靜的說：「我當然煩，那還用說。」

「妳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為什麼會不記得？」

「床單下，莎莉雙手緊握。」

她其實很害怕，但已經學會如何隱藏。

「警察發現妳的時候，妳已經失去意識。」

「莎莉轉過頭，鬆了口氣。」

「喔，那我恐怕什麼都不記得了，失去意識的人大概什麼都記不起來。」

「我需要知道一些妳的基本資料，」薇娜麗邊說邊從側邊口袋抽出筆來，理了理寫字板上的紙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住在哪裡？」

「我叫莎莉·波特，住在西六十六街六百二十八號。」

「薇娜麗的眉毛微揚，彷彿在問：妳大老遠跑到康尼島的木棧道底下幹什麼？」

但她仍笑著問：「有沒有其他親人？」

結婚了嗎？」

有哪些家人？」

「我一年前離婚，十歲雙胞胎的監護權歸我先生，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親人。」

「妳有工作嗎？」

「現在沒有，但我正打算要找。」

「妳有醫療保險嗎？」

莎莉搖搖頭。

「直接把帳單寄給我。」

我有贍養費，付得出錢。」

「醫生說妳沒事，想走隨時能走。」

「她放下寫字板，小心翼翼地將筆放回側邊口袋。」

「我想找人說說話，」莎莉說：「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學家都好，我搞不清楚他們誰負責什麼。」

「要治療的話得找精神科醫師，」薇娜麗的眉毛又挑了起來，「妳為什麼想見他們？」

「莎莉往後靠，深深嘆了口氣。」

「光是這個月我就自殺了三次。」

我的內在有個東西逼著我去做些事。」

求求妳，在我發瘋前幫幫我吧。」

「薇娜麗立刻拿起寫字板，有條不紊地抽出筆，按了按，記下些事情。」

「如果是這樣，」她的聲音有種摩擦的金屬聲，「我會安排妳見我們的精神醫學社會工作師。」

「半小時後，她用輪椅推著莎莉，坐電梯上了五樓，穿過閃閃發光的長廊，來到社會工作師的辦公室。」

門上掛著布區維爾女士這個名字。」

「我把莎莉交給妳了，」薇娜麗邊說邊把資料放在桌上，「她剛離開急診室。」

「布區維爾女士大約六十歲，嬌小的身材像隻小鳥，臉上戴著丑角的眼鏡，配上染成藍色的頭髮。」

莎莉覺得，如果自己說的話嚇到她，她大概會倉皇地飛走吧。」

「讓我瞭解一下妳的背景。」

「布區維爾女士說：「妳幾歲？」

「二十九歲，離過婚，高中畢業。」

有一對雙胞胎，一男一女，監護權歸我前夫所有。」

「這段說詞她重複過太多次，聽起來就像電話答錄機裡的錄音一樣。」

## <<第5位莎莉>>

她知道，布區維爾女士一定想知道，為什麼監護權會判給她前夫。

「我需要協助。」

「莎莉說：『我需要找個人說說心裡的感受。』

」布區維爾女士盯著放在最上面那張資料，皺起眉頭。

「莎莉，在我們開始之前，妳必須瞭解，自殺解決不了任何問題。

我希望妳能在這張表格上簽名，表示妳同意以門診病患的身分，與我或任何一位我推薦的人配合，並在治療期間不會嘗試自殺。

」 「我沒辦法簽名。」

」莎莉說。

「為什麼沒辦法？」

」 「我覺得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，可能沒辦法實踐我的諾言。」

」布區維爾女士放下手中的鉛筆，凝視莎莉的雙眼。

「可否請妳說得清楚點？」

」莎莉雙手緊握。

「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有點瘋狂，但有時候我覺得身體裡面有其他幾股力量，我會因為某個人或某件東西做的事情而被責怪。」

」布區維爾女士往後靠，手中的筆不停敲打桌面，然後又傾身向前，在便箋上寫了些字。

她撕下便箋，遞給莎莉。

「這是我認識的一位精神科醫師的姓名地址，他在曼哈頓城中醫院心理健康中心工作，也有自己的私人診所。

他通常不接受曾經嘗試自殺的人，但因為妳覺得似乎無法控制自己，他可能願意破例。」

」莎莉望著便箋上的名字，醫學博士羅傑·艾許。

「妳覺得我瘋了嗎？」

」 「我沒那麼說。」

我受的訓練和擁有的設備無法處理妳的問題，妳應該去找個更能幫助妳的人。」

」莎莉靜靜坐著，點點頭。

「我會打電話給艾許醫生，把妳的情況告訴他。」

但我希望妳能先在這份協議上簽名，表示妳不會再次嘗試自殺。」

」莎莉拿起筆，慢慢寫下名字莎莉·波特。

我也溜出來，簽了我的名字：杜芮·荷爾。

布區維爾女士雖然假裝沒看見，但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當她站起來表示面談結束時，莎莉明白布區維爾女士已經飛走了。

離開醫院後，莎莉朝兩條街外的布萊頓海灘線高架車站走，沿路試著回想自己是怎麼到這兒來的，又發生了哪些事，腦中卻只有一片空白。

在往曼哈頓的地鐵上，她一直提心吊膽，覺得煩躁不安。

一小時後，她在七十二街下了車，搭巴士穿過市區來到第十大道，往南走了六條街回到她住的公寓。

天色幾乎全黑了，她攥緊皮包，緊張兮兮地四處張望，一路朝那棟褐色沙石造建築走。

她很高興看見隔壁葛林柏先生的裁縫店裡還有客人。

她總是趕在葛林柏先生打烊前回來。

儘管這位個頭不高的裁縫已經至少七十五歲了，但走在路上時，知道還有個人在那裡，總會讓她感到安心。

她一口氣衝上三段樓梯，仔細檢查大門，確定沒有破壞痕跡後，立刻閃身進門。

她逐一檢查屋內的四個房間、壁櫥、床底，還重複檢查了每扇窗上的鎖是否正常，確定沒有遭人闖入後，連忙鎖上門上的三道鎖，把門栓推到定位，轉身倒在床上。

她想，明天就有人可以幫她了，那位精神科醫生會知道該怎麼做，她會把所有事情都告訴他。

我原本打算明天出來，上街買些東西，但想想還是先在旁邊觀察觀察比較好。

有何不可？

<<第5位莎莉>>

聽莎莉試著向個精神科醫生介紹我們，應該會滿有趣的。

<<第5位莎莉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鍾文音 專文推薦

<<第5位莎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